

半亩云

包利民 著



包利民 著

BAO LIMIN ZHU

BANMU YUN

半亩云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亩云 / 包利民著.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7. 4
(全国中考热点作家美文典藏书系)

ISBN 978-7-203-09892-8

I. ①半… II. ①包…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48427 号

半亩云

著 者: 包利民
责任编辑: 魏 红 张志杰
复 审: 梁小红
终 审: 梁晋华
装帧设计: 张慧兵

出 版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太原市建设南路 21 号
邮 编: 030012
发行营销: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4922127 (传真)
天猫官网: <http://sxrmcbs.tmall.com> 电话: 0351-4922159
E-mail: sxsccb@163.com 发行部
sxsccb@126.com 总编室
jfjb-lx2007@163.com 主编
网 址: www.sxsccb.com

经 销 者: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 印 厂: 山西出版传媒集团·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9
字 数: 20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版 次: 2017 年 4 月 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4 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203-09892-8
定 价: 39.8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辑 你是世间最暖的书

花开的方向	003
广场上弹吉他的弟弟	006
流转万里的花	010
你是世间最暖的书	013
雪是水的白发	016
一本枯萎的书	020
你怎么知道我说谎	023
一只让人流泪的水缸	026
站着睡觉的马	029
只想让你打我一下	033

- 036 你从不说
039 最美的声音
041 告诉他我来过
044 多想在您怀里再哭一次

第二辑 与最好的自己相遇

- 049 最美的嫁衣
052 不能跳舞就弹琴吧
055 开在手上的花
058 聆听世间暖
062 你所不知道的青春
066 心生欢喜
069 有多少时光可以送给你
072 与最好的自己相遇
075 至少我可以不笑
078 快乐是今天最重要的事
081 一路同行，不必相依
084 石缝间绽放的生命
087 世界是等待我成熟的果园

琴键上的十二根手指 091

半亩云 094

菲娅的河流 098

为了爱来到世界上 101

第三辑 第七束鲜花

第五只鹅 107

比良知柔软，比金钱坚硬 111

温情的谎言 114

莫斯科郊外的蜡烛 117

这是我的答案 121

痛苦可以使你远离地狱 124

停电一小时 127

绝境的隔壁是天堂 130

太阳岛上 134

第四辑 穿过那条河流看见你

比刹那更短，比时光更长 139

- 142 低头见花
- 144 掬水
- 147 流过枕边的河
- 151 流年里最美的单车斜阳
- 154 一朵花开的时间
- 156 纸上留香
- 159 穿过那条河流看见你
- 162 清澈的声音
- 165 三米目光
- 169 闻香识人
- 171 人不如故
- 174 朵朵生香的夜

第五辑 写在水上，写进流年

- 179 最美的拥抱
- 183 错出来的美丽时光
- 187 对岸的温暖是我的天堂
- 190 写在水上，写进流年
- 196 在信纸里微笑的老师

石头开花	199
温暖的尘土	204
红尘里的坚守	207
往事这么近，天涯那么远	212
你现在是不是手很疼	218
盛开在碗里的硬币	221
夜里的天空很蓝	224
沉默在时光深处的手表	227

第六辑 情悟——细节如花，幸福如草

怎样把水烧开	233
一条鱼眼中的海	235
蝴蝶一生能飞多远	237
最朴素的	239
穿越最长的隧道	242
路曲心直	245
幸福时光的断想	247
破封	252
人生大憾是选择	255

- 258 如果重来，依然如此
- 262 生如高天，活似流云
- 265 细节如花，幸福如草
- 268 恰好一阵雨
- 270 怀念一棵冬天的树
- 273 云在天边
- 276 慢得一生只够爱一人

第一辑 你是世间最暖的书

生命中最柔软感动，就像烙进心底的一抹温暖，就像身畔游走的风景，总能焐热许多的苍凉。那样的情感，如河流般久远，我只想逆流而上，寻找所有美好的来处。

花开的方向

母亲喜欢养花，阳台上摆满了大大小小的花盆，四季的轮换里，总有花儿是绽放着的，如此，阳台一直充盈着春意。另外，有几盆花是放在母亲的卧室里的，那几盆花是同一品种，母亲也叫不出名字，多次的搬家，无论是同城的迁移或城市间的辗转，那几盆花母亲都没有抛弃。

那几盆花只在每年的夏季里开放，花期半个多月。花朵并不出奇，比指甲略大些，一圈的花瓣，中间是橙黄的蕊，形状像极了缩小的葵花。它们通常是三五朵聚拢成簇，有一种极浅极淡的香，只在寂寂深夜、万虑皆宁的时刻才能感受得到。这种花唯一特别的地方，就是固定地朝着西方开放，无论怎样挪动位置或转动花盆，都不改变。母亲就这样宝贝似的把它们放在卧室里，不离不弃。

母亲对于养花有一套独到的经验，不管什么花，在她的调理之

下，都显出一股子活泼劲儿来，常让她那些老姐妹们欣羡不已，总有许多人慕名上门来取经，或讨花梗和花籽儿。母亲的养花爱好是受姥姥影响，或者是遗传使然，少年时曾和母亲回她的老家探亲，姥姥家在一个很远很远的乡村，几乎养了一屋子的花，院子里也栽得满满的。那时我就发现了那种母亲至今珍爱着的花，想来是姥姥送她的，问母亲花名的时候，她含笑说：“你姥姥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呢！反正我老家那边，这种花是很常见的！”

母亲卧室里的花，起初在老家没有搬到这个城市的时候，我记得是五盆，后来我大学毕业后，就成了六盆，而搬来这里后，又多出来一盆，成了七盆。仔细回想一下，几乎是以每十年一盆的速度递增着。直到去年，发现那花变成了八盆，几乎摆满了卧室里的窗台。算起来，去年正是搬来这个城市的第十年了。而母亲的那些老友中，却极少有人知道这几盆花，母亲也从不给她们看，似乎那只是她自己的秘密。

母亲卧室里的窗户恰好是向西开的，那些花儿摆在那儿，每年夏季开花的时候，那些花儿便丛丛簇簇地向着窗外，很像隔窗远眺的样子。在它们的花期里，母亲留在卧室里的时间就多了，常常是坐在床上，向着那些花儿，也不知是在欣赏花儿的开放，还是看向窗外。那眼神飘忽着，仿佛很近，又似乎很远。

去年年末的时候，母亲回了一次她的老家，给姥姥过八十大寿。也有好几年没回去了，临行前显得很兴奋，似乎不管多大年龄的人，一想到要见着自己的母亲，都表现得像个孩子。是啊，人不管长多大，在母亲面前都是孩子吧！母亲一个劲儿地叮嘱父亲，卧室里的那些花几天浇一次水，每次水量是多少，直到父亲都能背

得出来，这才放心而去。而阳台上那些花儿的照看问题，母亲却是一句没提，任由父亲去折腾。

母亲回来后，很高兴，有一种满足的神情，不停地说着姥姥的身体很棒，依然伺候着一大院子的花。也难怪，八十岁的人了，能有这样的身体和精神，作为子女自然开心幸福。心里忽然一动，姥姥八十大寿，而母亲的花儿正好是八盆，回想起来，似乎真的是随着姥姥每十岁的增长而增多一盆。于是笑问母亲，母亲看向那些花，说：“对呀，就是这样，你姥姥每长十岁，我就多种一盆！”一瞬间忽然明白了母亲为什么钟爱那几盆花了，那些花是母亲从故乡带出来的，是姥姥曾栽种下的，母亲珍爱着它们，其实是对姥姥的一种思念，一种祝福。

有一天在网上，无意间闯入一个花卉论坛，各种花草的图片琳琅满目。素来对花花草草缺乏兴趣的我，正要关掉网页，忽然，仿佛闪电般，一个熟悉的画面划过我的眼睛，正是母亲卧室里的那种花！于是急忙点开，看它的介绍。上面说，这种花不管在什么地方什么情况下，都是向西开放，并分析了一大堆的原因，心里涌动着一种巨大的感动，因为我终于知道了它的名字，那是一个让人悠然神飞、魂牵梦绕的名字——望乡。

那些花又到了花期，母亲依然在守望着，目光轻柔地抚摸过那些小小的花朵背影，然后投向西方。而远远的西方，隔着山，隔着水，隔着风雨云雾，有母亲的故乡，有母亲的母亲！

广场上弹吉他的弟弟

太阳刚刚爬过对面楼房的顶上，弟弟便开始忙活了，穿上那件浅灰色的长风衣，背着那把破吉他出门，去广场上上班了。

家门附近有一个不大不小的广场，平时闲人多，过路的人也多，弟弟踩着一地的阳光，慢慢踱向那个花坛，坐在花坛的边沿上，开始工作。只是他所谓的工作，和周围那些面前摆着破碗或者写满悲惨经历的人性质一样，只有他称那是工作，而且是很认真地说。

第一次去的时候，我笑着对他说：“你周围的那些人，不会让你抢他们的生意的！”他神秘地笑，说：“山人自有妙计！”只是那天中午回来，弟弟的长风衣上布满了脚印，他连饭也没吃，回到自己的房间，一会儿工夫便传出了呻吟声。到了午后，他居然起来了，而且把风衣上的灰掸得很干净，背上琴又要出去。我叫住他：“换身行头吧，你穿成这样去，不挨打才怪！”他留给我一个倔强

的背影，迈着微瘸的腿，看来被教训得不轻。

晚上弟弟下班，回来后神采飞扬，衣服也干干净净，看来不但没挨打，生意好像也不错。我打开他的琴盒，却是一个硬币也没倒出来。于是嘲笑说：“你连一毛钱都没挣到，还乐得像捡了金条一样！”他故作高深地一耸肩：“太俗，张口闭口都是钱！我这高雅的艺术岂是金钱能衡量的？再说，大哥，我挣的钱并不比你少啊！你别像地主婆一样剥削我！”这孩子，真是神经了！

夜里，弟弟房里传来噼里啪啦的打字声，我无聊地玩儿了一会儿，竟伏在电脑前睡着了。醒来的时候，屏保的图案在眼前变幻，已经过了零点，弟弟的房间里已没有了声音。我继续上网，到一个网站上看小说，看弟弟的长篇玄幻，他同时开了两本书，都已经签约上架，也已经出版了第一本的第一部，现在书摊上到处都是盗版。但是却看得我着急，我常批评他：“大白天的时间在家写书多好，你知道那些无聊的读者多么期待？你对得起他们吗？”那样的时候，他会斜我一眼：“读你书的人就不无聊？而且，我知道，你也在看我的书，你这个正统的作家怎么也无聊起来了？”我悻悻：“我只是想看你怎么成为太监的！看你想象力那么放得开，最后怎么往回收！”他回以我的依然是背着琴盒有些酷酷的背影。

弟弟一个秋天都在往广场上跑，就像有瘾似的，依然是一分钱也没拿回来。有一天，我对他说：“你先给我弹唱一首，我看是不是你把那些人都吓得不敢从广场经过了，我觉得最近咱们这儿行人特少！”他倒是没拒绝，坐在那儿给我弹唱了一首Beyond的《再见理想》，唱得倒是有那么几分味道。唱毕，他说：“看你层次可能高些，才唱的这首，我在外面唱的，都是大众喜欢的。你弟弟我的

嗓子可不是盖的！”我回以颜色：“别看你唱歌不上税，吹牛可是要上税的！”

我知道弟弟有段时间在恋爱，而且十有八九去广场上唱歌是为这事。那个秋天，每一天他的情绪都在微妙地变化，或幸福甜蜜，或伤感多思，或黯然，或兴奋，而且，他的玄幻小说中的主人公，也和他的心境契合着。只是有一天晚上我看他的更新，男主人公和那个心爱的女人竟然分手了，让我震惊不已，回想当天，弟弟并没有反常的情绪，没有那种失恋的痛苦和忧伤，反而有种平静中透着的安静与满足，真是奇怪的孩子！

快冬天了，弟弟还是那身装束，我曾对他说：“你得多买几件风衣了，总穿一件，观众们会有视觉疲劳！”他却说：“没多长时间了，冬天就不出来了，太冷，旁边的那些人冬天也很少出来！”这家伙，居然跟那些乞丐对比上了。他却一本正经地说：“那些人并不是像你想象中那样骗钱的！”我不理他：“好了伤疤忘了疼，忘了第一天他们联手揍你了？”

一天天地寒冷起来，我平时足不出户，这天却突发奇想，想去看看弟弟。正是下午下班的时间，广场上人来人往，弟弟被包围在一小簇人群里，看不见人，却听见吉他声歌声传出，这小子，一首流行歌曲倒是唱得也满动人的。我挤进去，看见他面前的琴盒里已经装了不少钱。我躲在一边，一会儿，人都散了，弟弟艰难地站起来，把琴盒里的钱散发给周围的乞丐们，还说：“这回你们冬天不用出来了！今年冬天更冷！”终于明白，这小子挣的钱居然这样消费出去了，整个一个秋天，他等于替那些曾经打过他的人讨钱！

我先跑回家，站在一楼的窗口，看着弟弟慢悠悠地走回来，凉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